

今古奇觀



第二十九回 懷私怨狠僕告主

杳杳冥冥地，非非是是天。

害人終自害，狠計總徒然。

話說那殺人償命，是人世間最大的事，非同小可；所以是真難，假是假。難的是真，假的是假。然有錢可以通神，目下脫逃憲網，到底天理不容，無心之中，自當敗露；假的時節，縱然嚴刑拷掠，誣服莫伸，到底有個辨白的日子。假饒誤出誤入，那有罪的老死牖下，無罪的卻命絕於囹圄刀鋸之間。難道頭頂上這個老翁是沒有眼睛的麼？所以古人說得好，道是：

浩浩青天不可欺，未曾舉意已先知。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說話的你差了。這等說起來，不信死囚牢裏，再沒有個含冤負屈之人？那陰間地府，也不須設得枉死城了？

看官不知。那冤屈死的，與那殺人逃脫的，大概都是前世的事；若不是前世緣故，殺人竟

不償命，不殺人，到要償命，死者生者，怨氣冲天，縱然官府不明，皇天自然鑒察，千奇百怪的，巧生出機會來了此公案。所以說道：『人惡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』又道是：『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。』古來清官察吏，不止一人，知得人命關天，又且世情不測，儘有極難信的事，偏是真的，極易信的事，偏是假的；所以就是情真罪實的，還要細細體訪幾番，方能使獄無冤鬼。如今爲官做吏的人，貪愛的是錢財，奉承的是富貴，把那正直公平不用，撇卻東洋大海，明知這事無可寬容，也將來輕輕放過，明知這事有些尷尬，也將來草草問成，竟不想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那親動手的奸徒，若不明正其罪，被害冤魂，何時瞑目？至於扳誣冤枉的，卻又六問三推，千般煨煉，嚴刑之下，就是凌遲碎剮的罪，急忙裏只得輕易招成，攪得他家破人亡，害他一人，就是害他一家了。只做自己的官，毫不管別人的苦，我不知他肚腸閣落裏邊，也思想積些陰德與兒孫麼！

如今所以說這一篇，專一奉勸世上廉明長者：一草一木，都是上天生命，何況祖宗赤子，須要慈悲爲本，寬猛兼行，護正誅邪，不失爲民父母之意。不但萬民感戴，皇天亦當佑之。

且說國朝有個富人王甲，是蘇州府人氏，與同府李乙，是個世讎。王甲百計思量害他，未得其便。忽一日，大風大雨，鼓打三更，李乙與妻子喫過晚飯熟睡多時，只見十餘個強人，將紅硃墨搽了臉，一擁的打將入來。蔣氏驚慌，急往床下躲避。只見一個長鬚大面的把李乙頭髮揪住，一刀砍死，竟不搶東西，登時散了。蔣氏却在床下，看見親切，戰抖抖的走將出來，穿了衣服，向丈夫屍首嚎啕大哭。

此時隣人已都來，看了各各悲傷，勸慰了一番。蔣氏道：『殺奴丈夫的是饑人王甲。』衆人道：『怎見得？』蔣氏道：『奴在床下看得明白。那王甲原是饑人，又且長鬚大面，雖然搽墨，卻是認得出的。若是別的強盜，何苦殺我丈夫，東西一毫不動？這兇身不是他是誰？有煩列位與奴做主！』衆人道：『他與你丈夫有讎，我們都是曉得的。況且地方盜發，我們該報官，明早你寫紙狀詞，同我們到官首告便是。今日且散。』

衆人去了。蔣氏關了房門，又哽咽了一會，那裏有心去睡，苦啾啾的捱到天明，央隣人買

狀紙寫了，取路投長洲縣來，正值知縣升堂放告。蔣氏直至階前，大聲叫屈。知縣看了狀子，問了來歷，見是人命盜情重事，即時批准。地方也來遞失狀。知縣委捕官相驗，隨即差了應捕擒捉兇身。

却說那王甲自從殺了李乙，自恃搽臉，無人看破，揚揚得意，毫不隄防；不期一夥應捕，擁入家來，正是疾雷不及掩耳，一時無處躲避，當下被衆人索了，登時押到縣堂。知縣問道：『你如何殺了李乙？』王甲道：『李乙自是強盜殺了，與小人何干？』知縣問蔣氏道：『你如何告道是他？』蔣氏道：『小婦人躲在床底看見，認得他的。』知縣道：『夜晚間如何認得這樣真？』蔣氏道：『不但認得模樣，還有一件真情可推。若是強盜，如何只殺了人，便散了，不搶東西？此不是平日有讎的，卻是那個？』知縣便叫地隣來問他道：『那王甲與李乙果有讎否？』地隣盡說：『果然有讎。那不搶東西，只殺了人，也是真的。』知縣便喝叫把王甲夾起。

那王甲是個富家出身，忍不得痛苦，只得招道：『與李乙有讎，假裝強盜殺死是實。』知

縣取了親筆供招，下在死囚牢中。王甲一時招承，心裏還想辨脫，思量無計，自忖道：『這裏有個訟師，叫做鄒老人，極是好滑，與我相好。隨你十惡大罪，與他商量，便有生路。何不等兒子送飯時，教他去與鄒老人商量……』

少頃，兒子王小二送飯來了。王甲說知備細，又吩咐道：『儘有使用處，不可吝惜錢財，誤我性命。』小二一一應諾，逕投鄒老人家來，說知父親事體，求他計策謀脫。老人道：『令尊之事，親口供招，知縣又是新到任的，自手問成。隨你那裏告辨，出不得縣令初案。他也不肯認錯，翻招你將二三百兩與我，待我往南京走走，尋個機會，定要設法出來。』小二道：『如何設法？』老人道：『你不要管我，只交銀子與我了，日後便見手段。而今不好先說得。』

小二回去，當下湊了三百兩銀子，到鄒老人家交付停當，隨即催他起程。鄒老人道：『有了許多白物，好歹要尋出一個機會來，且寬心等待等待。』小二謝別而回。老人連夜收拾行李，往南京進發。不一日，來到南京，往刑部衙門細細打聽，說有個浙江司郎中徐公，甚是通融，抑且好客。當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薦書，備了一副盛禮，去謁徐公。徐公接見了，見他會說會

笑，頗覺相得，自此頻頻去見，漸漸厮熟。

正無個機會處，忽一日，捕盜衙門肘押海盜二十餘人，解到刑部定罪。老人上前打聽，知有兩個蘇州人在內。老人點頭大喜，自言自語道：『計在此了。』次日，整備筵席，寫帖請徐公飲酒。不踰時，酒筵完備，徐公乘轎而來。老人笑臉相迎，定席以後，說些閒話。飲至更深時分，老人屏去衆人，便將百兩銀子託出，獻與徐公。

徐公喫了一驚，問其緣故。老人道：『今有舍親王某，被陷在本縣獄中，伏乞周旋。』徐公道：『苟可効力，敢不從命。只是事在彼處，難以爲謀。』老人道：『不難！不難！王某只爲與李乙有讎，今李乙被殺，未獲兇身，故此遭誣下獄。昨見解到貴部海盜二十餘人，內二人蘇州人也，今但逼勒二盜，要他自認做殺李乙的，則二盜總是一死，未嘗加罪。舍親王某，已沐再生之恩了。』

徐公許諾，輕輕收過銀子，親放在扶手匣裏面，喚進從人謝酒，乘轎而去。老人又密訪著二盜的家屬，許他重謝，先送過一百兩銀子，二盜也應允了。到得會審之時，徐公喚二盜近前，

開口問道：『你們曾殺過多少人？』二盜即招某時某處殺某人，某月某日夜間到李家，殺李乙。徐公寫了口詞，把諸盜收監，隨即疊成文案。鄒老人便使用書房行文書，抄招到長洲縣知會。就是他帶了文案，別了徐公，竟回蘇州到長洲縣當堂投了。知縣拆開，看見殺李乙的已有主名，便道：『王甲果然屈招。』正要取監犯查放，忽見王小二進來叫喊訴冤。知縣信之，不疑，喝叫監中取出王甲，登時釋放。蔣氏聞知這一番說話，沒做理會處，也只道前日夜間果然自己錯認了，只得罷手。

卻說王甲得放還家，歡歡喜喜，搖擺進門。方纔到得門首，忽然一陣冷風，大叫一聲道：『不好了！李乙哥在這裏了！』驀然倒地，叫喚不醒。霎時氣絕，嗚呼哀哉。有詩爲證：

鬚臉閻王本認真，殺人償命在當身。暗中假換天難騙，堪笑多謀鄒老人。

前邊說的人命是將真作假的了。如今再說一個將假作真的。只爲些些的小事，被奸人

暗算，弄出天大一場禍來。若非天道昭昭，險些兒死於非命。正是：

福善禍淫，昭彰天理。欲害他人，先傷自己。

話說國朝成化年間，浙江溫州府永嘉縣，有個王生，名杰，字文豪，娶妻劉氏，家中止有夫妻二人，生一女兒，年方二歲，內外安童養娘數口，家道亦不甚豐富。王生雖是業儒，尙不曾入泮，只在家中誦習，也有時出外結友論文。那劉氏勤儉作家，甚是賢慧。夫妻彼此相安。忽一日，正遇暮春天氣，二三友人拉了王生往郊外踏青遊賞。但見：

遲遲麗日，拂拂和風。紫燕黃鶯，綠柳叢中尋對偶；狂蜂浪蝶，桃隊裏覓相知。王孫公子興高時，無日不來尋酒肆；豔質嬌姿心動處，此時未免露閨容。須叫殘醉可重扶，幸喜落花猶未掃。

王生看了春景融和，心中歡暢，喫個薄醉，取路回家裏來，只見兩個家僮正和一個人鬥首喧嚷。原來那人是湖州客人，姓呂，提著竹籃賣薑。只爲家僮要少他的薑價，故此爭執不已。

王生問了緣故，便對那客人道：『如此價錢，也好賣了，如何只管在我家門首喧嚷？好不曉事！』那客人是個黠直的人，便回話道：『我們小本經紀，如何要打短我的？相公須放寬洪大量些，不該如此小家子相。』王生乘著酒興，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『那裏來這老賊驢，輒敢如此放肆，把言語衝撞我！』走進前來，連打了幾拳，一手推將去，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，有痰火病的，就這一推裏，一交跌去，一時悶倒在地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大抵爲人最不可使性。況且這小人買賣，不過爭得一二個錢，有何大事？常見大人家，強梁僮僕，每每借著勢力，動不動欺打小民，到得做出事來，又是家主失了體面，所以有正經的，必然嚴行懲戒。只因王生不該自己使性，動手打他，所以到底爲此受累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王生當下見客人悶倒，喫了一大驚，把酒意都驚散了，連忙喝叫扶進廳來眠了，將茶湯灌將下去。不踰時，甦醒轉來，王生對客人謝了個不是，討些酒飯與他喫了，又

拿出白絹一疋，與他權爲調理之資。那客人回噴作喜，稱謝一聲，望著渡口去了。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術，慌忙向前攔腰抱住，扯將轉來，就養他在家半年兩個月，也是情願，不到得惹出飛來橫禍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，正是：

雙手撒開金線網，從中釣出是非來。

那王生見客人已去，心頭尙自跳一個不住，走進房中，與妻子說了道：『幾乎做出一場大事來。』僥倖僥倖！此時天已晚了，劉氏便叫丫鬟擺上幾樣菜蔬，盪熱酒，與王生壓驚。飲過數杯，只聞得外邊叩門聲甚急。王生又喫一驚，掌燈出來看時，却是渡頭船家周四，手中拿了白絹竹籃，倉倉皇皇，對王生說道：『相公，你的禍事到了。如何做出這人命來？』唬得王生面如土色，只得再問緣由。周四道：『相公可認得白絹竹籃麼？』王生看了道：『今日有個湖州的賣薑客人，到我家來，這白絹是我送他的，這竹籃正是他盛薑之物，如何卻在你處？』周四道：『下晝時節，是有一個湖州姓呂的客人，叫我的船過渡，到得船中，痰火病大發，將次危了，告訴我道，被相公打壞了。他就把白絹竹籃交付與我，做個證據，要我替他告官。又要我到湖州

去報他家屬，前來伸冤討命。說罷，瞑目死了。如今屍骸尚在船中，船已撐在門首河頭了。且請相公自到船中看看。憑相公如何區處。」王生聽了，驚得目睜口呆，手麻腳軟，心頭恰像有個小鹿兒撞來撞去的，口裏還只得硬著膽道：「那有此話！」背地教人走到船裏看時，果然有一個死屍骸。王生是虛心病的，慌了手脚，跑進房中對劉氏說知。劉氏道：「如何是好？」王生道：「如今事到頭來，說不得了，只是買求船家，要他乘此暮夜將屍首設法過了，方可無事。」王生便將碎銀一包，約有二十多兩，袖在手中，出來對船家說道：「家長不要聲張。我與你從長計議。事體是我自做得不是了，卻是出於無心的。你我同是溫州人也，須有些鄉里之情，何苦到爲著別處人報讎？況且報得讎來，與你何益？不如不要提起，待我出些謝禮與你，求你把此屍載到別處拋棄了，黑夜裏誰人知道？」船家道：「拋棄在那裏？」王生道：「離此不數里就是我先父的墳塋，極是僻淨，你也是認得的。乘此暮夜無人，就煩你船載到那裏，悄悄地埋了，人不知，鬼不覺。」周四道：「相公的說話甚是有理，卻怎麼樣謝我？」王生將手中之物出來與他。船家嫌少，道：「一條人命，難道值

得這些些銀子？今日湊巧，死在我船中，也是天與我的一場小富貴。一百兩銀子，須是少不得的。」王生只要完事，不敢違拗，點點頭，進去了一會，將著些現銀及衣裳首飾之類，取出來遞與周四道：「這些東西約莫有六十金了，家下貧寒，望你將就包容罷了。」周四見有許多東西，便自口軟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相公是讀書之人，只要時常看覷我，就是不敢計較。」王生此時是情急的，正是「得他心肯日，是我運通時。」心中已自放下幾分。又擺出酒飯，與船家喫了，隨即喚過兩個家人，分付他尋了鋤頭鐵鈹之類。內中一個家人姓胡，因他爲人兇狠，有些力氣，都稱他做「胡阿虎。」當下一一都完備了，一同下船，到墳上來，揀一塊空地，掘開泥土，將屍首埋藏已畢，又一同上船回家裏來。整整弄了一夜，漸漸東方已發動了。隨即又請船家喫了早飯，作別而去。王生教家人關了大門，各自散訖。王生獨自回進房來，對劉氏說道：「我也是個故家子弟，好模好樣的，不想遭這一場反被那小人逼勒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劉氏勸道：「官人這也是命裏所招，應得受些驚恐，破此財物，不須煩惱。今幸得靠天太平無事，便是十分僥倖了。辛苦了一夜，且自將息將息。」當時又討些茶飯與王生喫了，各各安息不題。

過了數日，王生見事體平靜，又買些三牲福物之類，拜獻了神明祖宗。那周四不時的來假做探望。王生殷殷勤勤待他，不敢衝撞。些小借撥，勉強應承。周四已自從容了，賣了渡船，開著一個店舖，自此無話。

看官聽說：王生到底是個書生，沒甚見識。當日既然買囑船家，將屍首載到墳上，只該聚起乾柴，一把火焚了，無影無蹤，卻不乾淨，只爲一時沒有主意，將來埋在地中，這便是『斬草不除根，萌芽春再發』。

又過了一年光景，真個『濃霜偏打無根草，禍來只奔福輕人』。那三歲的女兒出起極重的痘子來，求神問卜，請醫調治，百無一靈。王生只有這個女兒，夫妻鍾愛，十分不捨，終日守在牀邊啼哭，束手待斃。

忽有人傳說本縣有個小兒科姓徐，有起死回生手段。王生便與劉氏商議，寫下請帖，連夜喚將胡阿虎來分付道：『你可五鼓動身，拿此請帖去請徐先生早來看痘。我家裏一面擺著午飯，立等，立等。』胡阿虎應諾去了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王生整備了午飯，直等至未申時，杳不見來。不覺的又過了一日。到牀前看女兒時，只是有增無減。挨至三更時分，那女兒只有出的氣，沒有入的氣，告辭父母，往閻王家裏去了。正是：

金風吹柳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寶一般，各各哭得發昏。當時盛殮已畢，天明以後，將屍焚化。到得午牌時分，只見胡阿虎來家回復道：『徐先生不在家裏，又守了大半日，故此到今日方回。』王生垂淚道：『可見我家女兒，命該如此！這般不湊巧！』直到數日之後，奴伴中說出實話來，卻是胡阿虎路上飲酒沉醉，失去請帖，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，造此一場大謊。

王生聞知，思念女兒，勃然大怒，頓時喚進胡阿虎，取出竹片要打。胡阿虎道：『我又不曾打殺了人，何須如此？』王生聞得這話，一發『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』，連忙教家僮扯將下去，一氣打了五十多板，方纔住手，自進去了。胡阿虎打得皮開肉綻，拐呀拐的走到自己房裏來，恨恨的道：『爲甚的受這般鳥氣！你女兒痘子，本是沒救的了，難道是不接得郎中，斷』

送了他？不值得將我這般毒打！可恨！可恨！又想了一回道：『不妨事，大頭在我手裏，且待我將息棒瘡好了，也叫他看我的手段！不知還是井落在吊桶裏，吊桶落在井裏！如今且不要露風聲，等他先做了整備。』正是：

勢敗奴欺主，時衰鬼弄人。

不說胡阿虎暗生奸計。再說王生自女兒死後，不覺一月有餘。親眷朋友，每每備了酒餚，與他釋淚。他也漸不在心上了。忽一日，正在廳前閒步，只見一班應捕，擁將進來，帶了麻繩鐵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望王生頸上便套。王生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『我是個儒家子弟，怎把我這樣凌辱？卻是爲何？』應捕吓了一吓道：『好個殺人害命的儒家子弟！』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。『你自到太爺面前去講。』

當時劉氏與家僮婦女聽得，正不知甚麼事情發了，只好立著呆看，不敢向前。此時不繇王生做主，那一夥如狼似虎的人前拖後扯，帶進永嘉縣來，跪在堂下右邊，卻有個原告跪在

左邊王生擡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家人胡阿虎，已曉得是他懷恨在心，出首的了。

那知縣明時佐開口問道：『今有胡虎首你打死湖州客人姓呂的，這怎麼說？』王生道：『青天老爺，不要聽他說謊。念王杰弱怯怯的一個書生，如何會得打死人？那胡虎原是小的家人，只爲前日有過，將家法痛治一番，爲此懷恨，構此大難。望爺臺洞察。』胡阿虎叩頭道：『青天老爺不要聽這一面之詞。家主打人，自是常事。如何懷得許多恨？如今屍首現在墳塋左側，萬乞老爺差人前去掘取。只看有屍是真，無屍是假。若無屍時，小人情願認個誣告的罪。』

知縣依言，即便差人押去起屍。胡阿虎又指點了地方，尺寸不謬時，果然擡個屍首到縣裏來。知縣親自起身相驗，說道：『有屍是真，再有何說？』正要將王生用刑。王生道：『老爺聽我分訴。那屍骸已是腐爛的了，須不是目前打死的。若是打死多時，何不當時就來首告，直待今日分明是胡虎那裏尋這屍首，露空誣陷小人的。』知縣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胡阿虎道：『這屍首實是一年前打死的，因爲主僕之情，有所不忍。況且以僕首主，先有一款罪名，故此含藏不發。如今不想家主行兇不改，小的恐怕再做出事來，以致受累，只得重將前情首告。老爺若